

用CCP的头脑确定计划,用CCP的头脑执行计划

A辑 我的梦想在新加坡飞扬

我的梦想在新加坡飞扬

任飘零

重逢在异国他乡

1996年10月2日，刚刚在新加坡海洋酒店管理学院读了两个月的苏颖，还有她的16个同学，被突然传来的一个消息惊呆了：学院因为国内投资方抽走资金，现已倒闭，所有中国学生应该在一个月之内回国。随之而来的一个更致命的消息是：为他们办理留学的中介公司被认定为非法，已被查处，所有人员和资金一夕之间不翼而飞。接踵而至的消息告诉他们一个惨痛的事实：几万元的留学费用全泡了汤，所有人的留学梦也就此幻灭。

一个月里，苏颖眼看着15个同学陆陆续续回了国。能自费来留学，他们的家庭条件都不错，钱亏掉就亏掉了，留在人生地不熟的异乡不是更让自己陷入绝境么？最后，剩下了两个人：苏颖和一同来自山东的男孩山伟。山伟本来也是要走的，苏颖对他说了一句话：“如果我们不走，完全可以在新加坡闯荡出一番天地。”山伟还是很忧虑：“虽说我们手里有两年的留学签证，可是不能用来打工啊，难道喝西北风吗？”苏颖笑着说：“新加坡什么时候有过西北风？一年四季还不都是东南风！”苏颖的乐观和自信激起了山伟作为男人的好强：“我还不如一个弱女子吗？”

两人把手头的钱凑在一起数了数,7000多新元,只够生活半个月。两个人赶紧分头去找工作,但哪个老板敢违法雇佣学生?十几天过去了,钱花得差不多了,工作还没有着落,他们又被从已拍卖掉的学生公寓赶了出来,只好住到了郊区的一间地下室里。这地下室还是苏颖快跑折了腿才找来的。12平方米的地下室闷热难当,中间用布帘子隔开。白天跑得疲惫不堪,晚上却热得几乎睡不了两三个小时,时不时要爬起来找水洗脸。

山伟终于坚持不下去了。那天他在大街上游荡,被警察带进了警局。苏颖赶去的时候,他已经是脸色苍白,直打哆嗦了。苏颖好说歹说才把他领了回来。等回过神来,他对苏颖说出了自己的决定:“我们回国吧,我爸在青岛有自己的公司,你跟我一起回去,工作没问题。何必在这里吃苦受罪呢?”苏颖看着山伟,心里充满了内疚,她说:“山伟,我对不起你,不该劝你留下来,但我还不想回去,我总觉得坚持就会有机会。”

山伟,苏颖在异国惟一的朋友,最终还是走了。临行前,两人紧紧握着对方的手,毕竟在一起度过患难与共的两个多月啊。山伟说:“苏颖,我不如你,没有你那么勇敢。我相信你能在这里闯出自己的天地,将来回国,到青岛来看我啊。”

当飞机呼啸而起,苏颖才真正意识到:从此她要一个人一无所有地开始在这个陌生的国度闯荡了。

21岁的苏颖来自山东诸城,爸爸原来是中大远洋集团的一名大副,却在她15岁的时候在一次意外的海难中因公殉职,留下她们孤儿寡母和十几万元的抚恤金、保险金。苏颖的妈妈用这笔钱开了个小商店,生意并不算很好,送苏颖出去读书的几万块钱,已经是一笔巨大的开支了。曾经看过妈妈无数次偷偷洒泪,她再也不想让妈妈受到打击了。

送走山伟,苏颖仔细检查了自己的口袋,还有400多新元。她准

备用这笔钱以及自己的头脑和双手承担起生活给她的全部。

地下室里白手起家

苏颖给妈妈打了个电话,告诉妈妈自己一切都好,学业顺利,课余还可以打工挣钱。妈妈在电话那边很宽慰。苏颖握着话筒,语气里带着笑,泪珠却早已滚滚而下。

工作实在是找不到,苏颖想到了那些血汗工厂。尽管早有耳闻,第一次走进这种工厂,她还是吓了一跳:这家地下印刷厂的40多平米的厂房里,拥挤着20多个女工,温度高达39摄氏度,工厂的处理液里含有大量有毒物质,因为担心警察,厂房的窗户全都被封死了。然而这种工作每周却仅有200多新元,只够支付吃饭的花销。这简直不是一个人所能忍受的,但是苏颖知道:必须先活着。

工厂实行计件付酬,为了多挣点钱,苏颖从早上4点半工作到晚上7点半,每天至少干13个小时。为了最大地节约体力和时间,她练就了这样的本领:坐公交车来上班,打12分钟的盹儿;每工作3个小时,就打5分钟的盹儿;时间一到,马上就能惊醒。

1997年6月,苏颖的双手第二次开始蜕皮的时候(由于长期浸泡在酸性溶液里,双手皮肤蜕皮老化,如同石榴树皮),她清理了自己的积蓄。在血汗工厂承受了半年的煎熬,她积攒了3700新元。这笔钱的数量算不了什么,但对于苏颖来说,意义却是太重大了:她不仅活下来了,而且挣到了钱。

学生签证已经过了一年,按照惯例,她当初读的酒店管理专业,第二年可以实习,并且利用实习挣点学费。苏颖到归化局申请实习签证,遭到了拒绝,因为该学院早已经撤销,当然无所谓实习。苏颖苦苦哀求,她伸出双手,讲述一年来自己是如何艰辛度过,移民归化局的官员吓了一跳。出于同情之心,官员帮她联系了另一家学校,苏颖花了600块钱注册了转校手续,以另一家学校学生的名义办理了实习签证。这意味着:她基本上可以正大光明地工作了。

但是前提仅仅是前提，她没有学历学位，甚至也没有专长。这时候的苏颖，却做出了一些出人意料的决定。她用手里仅剩的2000多新元，给妈妈买了一件羊毛衫寄回国，然后又到商场里给自己买了套职业装，从头到脚焕然一新地打扮了一番，这几乎花光了她口袋里的所有钞票。

后来她对自己的行为这样解释：“如果不这样，我只能到工厂做女工。但我要到大公司里去求职，这些都是成本，我是用钱买更多的机会。而给妈妈买衣服，让妈妈放心，没了后顾之忧，我才可以全力以赴地去拼搏。”

苏颖最初为一家免费赠阅的杂志《新生活指南》推销广告。这种杂志印量很大，免费赠阅，完全依靠广告收入赢利。广告业务员无须学历和工作签证，没有底薪，全靠业务提成。在新加坡，类似的免费杂志基本上都只能登一些私人小型公司的广告信息。广告价格在300元到2000元不等。对于苏颖这种毫无社会关系的人来说，到街头去拉这种广告简直是毫无希望的。

在其他业务员穿着蓝色粗布工作服、奔走于大街小巷的时候，苏颖却穿戴俨然一个白领丽人出入豪华高档的办公楼。但她从不一上来就跟客户大谈广告，她总是细心观察客户的需要，帮助客户出谋划策。她也不问客户“你愿不愿意在我们杂志登广告”，而是经常细致观察之后拿出一个方案，对客户说：“您觉得这个策划方案怎么样？”——在心理上，使客户感到自己已经答应做广告了似的。

苏颖曾在日记里写下：“把客户的利益看做自己的利益，就能把自己的要求变成客户的要求。”

在刀尖上翩然起舞

1998年4月底，新加坡的雨季即将来临，苏颖心里的雨也一直下个不停。她在《新生活指南》已经工作了8个多月，已经升为业务主管，但她的这种收入，在新加坡顶多是个小康，而且眼睁睁马上到

期,最多是把学费挣回来回国而已。如果她想留下来,以她的经济条件,房子、私家车以及任何美好的生活内容,都将与她无缘。

一个周末,苏颖和几个女友去看了大片《泰坦尼克号》,朋友们都被片子中的爱情感动得一塌糊涂,苏颖却对男主角嘴里含的哨子发生了兴趣。她想起自己以前看过徐迟的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如果地震时那些被埋在废墟里的人们嘴里有个哨子,救援工作就好办多了。

也许上天给的灾难也给了苏颖机会。1998年5月底,发源于美国西海岸的boolash强大风暴横扫太平洋,波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特大海啸将海岸上20多层的海滨酒店拦腰折断。余波引起微震,虽然地震局劝告市民不必惊慌,但市民还是纷纷在大路上搭建防震棚,气氛一片慌乱。

苏颖在自己的地下室里彻夜难眠,她抚摸着从商店买回来的一支口哨,心里又是兴奋又是惶惑。兴奋的是,她发现只有几家专业体育用品商店有这种口哨出售;惶惑的是,不知道这个构思能否成功。而且向厂家订购数量庞大的口哨需要一大笔预付金,这笔钱从何而来?一旦赔了,自己怎么办?

但苏颖最后的结论是:自己本来就一无所有,顶多是再次一无所有而已。

为了赶时间,苏颖找到了一家日本厂商在新加坡的办事处,要求紧急订购20万只口哨,在对方困惑的眼神里,苏颖毫无惧色。她将自己的积蓄倾囊而出,又向同事朋友借了一些,凑足了4万元的预付金。三天后,6万只口哨先期抵达港口。

看着工人们将箱子搬下港口,苏颖心里禁不住发慌。如果这笔买卖搞砸了,她将欠下2万多的债务,这些债务里面还包含7000多元的高利贷,每天的利息就是100美元,就算她要自杀,恐怕连买瓶安眠药的钱都找不着。

但她已经没有退路了。她雇了20多个工人,要他们骑着摩托车在24小时内将这些口哨铺满新加坡的大小商店、超市、报刊亭甚至是加油站。她要求这些工人送去口哨的时候,还要给商店送去“口哨可以在地震中自救”的观念。

苏颖成功了。

先期到达的6万只口哨从铺上店面到销售一空,用了不到4个小时的时间。4个小时,苏颖不仅轻松归还借债,还赢利2万多新元。三天后,从日本抵达的另外14万只口哨到达港口,苏颖却了解到,从中国大陆和马来西亚进口的40多万只口哨已经在航海中途,而新加坡的风暴已经趋于平缓,大多数口哨都会变成废品。她将手头上的14万只口哨一次性批发给代理公司,自己轻松洗手不干了。

果然不出她所料,几天后,港口堆满了进口来的集装箱,全部都是各种各样的口哨,面对饱和的市场,这些口哨基本上已经与废品无异。而在短短半个月里,苏颖已经不动声色地将20多万新元放在自己的信用卡里。

苏颖每次谈到这次冒险的时候,都会说:我是在刀尖上跳舞。

去哈佛商学院听听课

两年猛虎般的奋战,苏颖终于可以轻松地支付学费,认真地读个学位了。她先回国探望了令她日夜思念的妈妈。两年来她第一次睡到日上三竿,第一次披头散发地赤着脚在地板上走来走去,第一次悠闲地埋身在沙发里看卡通片。

1998年10月份,苏颖再次回到新加坡,进入国民教学学院。在读书之余,她考虑的最多的是手头的现金怎么办。当然,她心里很清楚,十几万新元是不可能给她的人生提供足够保障的。这笔钱如何增值成了她的一块心病。

每每想起自己来留学时遭遇骗局,苏颖的心里就隐隐作痛。于是她想自己办个代理公司,为更多的同胞提供来新加坡读书的机

会,但这种公司需要在国内设立许多办事机构,需要大量的广告投入,凭她的区区十几万块钱,完全不够。想来想去,苏颖想到了Internet。是不是可以自己去办个网站?但是租用主服务器费用也是昂贵的,只能找个合作方。

苏颖找了一家名叫“Singaporeamah(南洋保姆网)”的小型网站。本来这是一家濒临倒闭的专门提供保姆服务的网站,苏颖投入了3万多块钱,将其改造为一个专门提供留学咨询服务的网站。当时有人反对说:“我们的名字是Singaporeamah,怎么做留学业务呢?”苏颖说:“我们的服务当然要像保姆一样周到体贴,这有什么不好?这个名字的意思是,通过咨询我们来新的学生,都将受到我们保姆般的关照,这就是我们和其他中介机构不同的优势!”

苏颖还尖刻地批评说:“保姆网亏就亏对了!想找保姆工作的大多是从越南来的打工妹,根本就没有网络概念。如果一个月收入在1000新元以下的工作需要在网上找,那么乌龟还可以到网上学习潜水呢。”投资方对苏颖的商业头脑很赞赏,对她的尖刻也很赞赏,网站的董事们希望苏颖的头脑和干练作风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利润。

苏颖当然关注业务量,但更重视“售后服务”,凡是通过他们网站来新加坡的同学,苏颖都要安排人到机场或者港口接待,提前准备好暂时的住宿,免费代理入学手续,免费帮助寻找公寓或者住房,基本上做到了保姆般的服务,口碑非常好。

尽管2000年纳斯达克指数狂泻,网站普遍遭遇了冬天,但南洋保姆网却运作势头良好,被众多风险投资商看好。

2000年9月底,苏颖顺利毕业,此时,作为网站的重要董事、CEO助理,她拥有的股份合计价值曾经一度超过400万人民币,纳指狂泻后,股值虽然大大缩水,也在百万上下。2001年初,苏颖回到国内,主持网站在国内的业务。

2000年底,苏颖曾经自费到她仰慕已久的美国哈佛商学院听过

一次课。每当谈起这次听课的经历,苏颖总是很感慨:“课上吵吵闹闹的,每个人都在说话,都是各种各样的商业策划,口气大得不得了。有个学生郑重地拿出了一份策划,他宣布这个策划可以在7到9年的时间吞并IBM,还有一个学生拿出一份政策方案,他坚信这个方案可以遏制美国的经济衰退,使GDP提高3个百分点。教授就在那里静静地微笑,跟个傻瓜似的。”“看着教授在那里傻笑,再想想自己在新加坡的冒险历程,我有点明白了:哈佛不是学知识的,那是练胆儿的地方。”

附录:

苏颖在办公室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她恪守的几条铁律,这些铁律曾使我长久地沉思,或许对你也会有所启发:

- ①坚信自己能够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
- ②把学习的兴趣集中在自己需要的事物上。
- ③对新的环境永远保持好奇和探究的勇气。
- ④在任何环境下必须保持镇定。
- ⑤用80%的头脑确定计划,用20%的头脑执行计划。
- ⑥要相信自己最糟糕的结局不过是重新一无所有罢了!

新加坡， 我的那一场伤痛的爱情啊

天 云

我踌躇满志地奔向美丽的国家新加坡

6年前，当我踌躇满志地奔向美丽的新加坡时，就把幸福的赌注押在了这个国家。可谁能想到，现在我除了拥有身心的痛苦之外别无所有，我是自己害了自己……

1995年，我在亲友的帮助下，在妻子忧伤的泪眼中，踏上了飞往新加坡的班机，成为新加坡国际学院的一名自费留学生。

一切都得靠自己，我的生活费得靠自己来赚。每天早晨天不亮就得起来，骑着自行车在清晨的伊丽莎白街上穿行，到一家餐馆外卖。当我把自己所承接的活做完时，已到了上课时间。来不及换一下被汗水湿透了衣服，我就匆匆忙忙跑进教室上课，有些女生竟掩住鼻孔，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但为了挣钱，我忍住了。下午，学院的课程一结束，我就马上回到住处，换好衣服，到狮城的第一名胜莱佛士大酒店打工，一干要干到夜里11点多钟。两年后，我好不容易有了立足之地。

拿到了毕业证书，我实在不甘心就这么回去。何况我手头的余钱已不多，根本够不上一个大款的级别。因此，我计划着再苦干两年挣一笔钱，然后回国开自己的公司。

我冒险留了下来,为了多挣些钱,我给自己找了3份工作。每天从早晨6点到夜里1点,省吃俭用,瘦得皮包骨头。

妻子在国内更是过着一种牵肠挂肚、担惊受怕的生活。她原以为我学完两年后就会回国,可现在听说又要等两年,受不了了,一定要我回中国。饱尝相思之苦的我经不住她的眼泪,答应了。1997年8月我又回到了上海,与妻子相处了2个月,我又想回新加坡了。

1998年5月,妻子在上海产下了一个男孩。由于产前过于劳累,体质太弱,身体虚脱了。在产院住了一个月后,医生仍不让她出院。我天天守在电话机旁,心急如焚。我本应该守在妻子身边的,但我无能为力。好在妻子能够理解,我很感激她。毕竟我做了父亲,一切都要等我今后来补偿。

天有不测风云,回新加坡不久的一个下雨天,我被一辆轿车撞倒了。当我醒来时,我已经躺在医院的病房里了。虽然得到一些象征性的经济补偿,但因为3个月不能做工,生活一度陷入了困境。

我的生活十分不如意。房租要花掉我一大半的工资。一天,房东来电话要收房租了,这时我才想起我已经两个月没交房租了。可是,我两手空空,到哪儿去弄钱呢?

我正在为房租着急时,房东的儿子来了,他是代表他父亲来收钱的。看着我一脸为难的样子,这个留着刀削一样短发的小伙子轻蔑地瞅着我说:“你们中国人不好好在中国待着,到我们新加坡来干什么?你这小子就是受穷的命,连房租也付不起,你还在这里干什么?”停了停,这家伙从衣袋中掏出一沓钱伸到我眼前说:“你们中国人不是愿意给恩人下跪吗?现在我来做一次你的恩人,你给我下一次跪,就可以免掉房租,不然,你马上就得搬家!”说着,他把一沓新元扔到我面前。

如此污辱人,我的脸都气青了,恨不得冲上去给他一耳光。那天,天下着大雨,我的心情坏到了极点,不争气的眼泪流了出来,心

也剧烈地颤抖起来。“给我下一次跪,就可以免掉房租,不然,你马上就得搬家!”我终于慢慢地跪了下去。当那个小平头得意地扬长而去后,我再也忍不住了,发出了狼一样的嚎叫。我知道,我的尊严连同我的精神在那一刻已经崩溃了。从此我像变了一个人,开始不择手段地搞钱了。

为了挣更多的钱,我不仅忙着打工,还忙着给刚从中国来新加坡的人找工作,收取一定的介绍费。我还在中国和新加坡人中间牵线,成为国际红娘。我曾经也为中国和新加坡人办过假结婚证。每办成一个,都能收好大一笔佣金。总之,只要有钱赚,我都去干,哪管什么良心。

每当我给上海的妻子写信,心里总是很矛盾,在信中总是对善良的妻子说谎,我怕她不放心我,毕竟我们分居两个国家。她不知道我每天都在忙些什么,可每当我寄回一大笔钱,她就忧虑不安,总是追问这些钱是怎么来的。每次,我都搪塞她。慢慢地,她也不再问了,但心中的忧虑一天比一天深。我还是希望等我挣够了我回中国去的钱,能够让妻子过另一种生活。可是,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的这份承诺什么时候才能兑现。

新加坡女孩就像小鹿一样撞到了我的怀里,挡住了我回上海的路

为了自己的这一承诺,我又开始了孤独的日子。我就像一头饿了眼的狼一样,在异国他乡的街头疯狂地寻找着钞票。我的生活没有温情,没有寄托。终于有一天,我觉得自己已疲倦到了极点,强烈的思乡情绪像浓酒一样紧紧缠绕着我,我想回国。那时我手里已经有了很多钱,约合人民币50万元,回国开一家公司是够了的。可就在这时,一个纯真的新加坡女孩像小鹿一样撞到了我的怀里,挡住了我回上海的路。

她叫风铃,是新加坡一所大学的学生。我们是在中国留学生聚会上认识的。风铃的母亲是新加坡一所中文大学的老师,曾在中国

生活了很多年。她生在中国，在中国生活过一段时间。尽管风铃在新加坡生活了18年，但她一直对自己的出生地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所以经常参加中国留学生的聚会。而我为了排遣孤独，偶尔也参加这种聚会，但从来都是保持沉默。

大概是我的冷漠引起了风铃的注意，她总是找机会同我搭话。日子久了，我看出这个女孩对我有好感，一个念头便在心里滋生了。这些年来，我一直忙着赚钱，如果和一个新加坡女人组成家庭，就会获得长期居留权，我决定利用这个找上门来的新加坡女孩。

在一次聚会上，我和风铃单独坐在一起聊天。她试探性地问我：“你为什么不回你的国家找个女孩子结婚呢？像你这种年龄在中国早就应该结婚了，对吗？”

我叹了口气，故意说：“这些年，我始终不要命地奔忙，把找女朋友的事都耽搁了，要是能在新加坡找个女朋友我就不回家了。可是谁肯嫁给我呢？”我的话刚说完，风铃的脸就红了。突然，她紧紧地盯着我的眼睛，鼓足了勇气说：“有个人愿意，你愿意吗？”一切都照我的意愿在发展，我情不自禁地搂住了眼前这个纯真娇美的新加坡女孩。

在得到正式答复后，风铃马上回到父母家，谈了她和我相爱的事，但遭到父母的强烈反对。她的父母一直希望女儿能嫁给一个家境殷实的新加坡人，这样既可以使风铃平静安稳地度过一生，又可以使他们在新加坡有一门近亲，心理上有些依靠。很快，他们就对女儿实行了强制措施，把她关在家里，不许外出一步。风铃的妈妈还不时在女儿面前痛哭，苦苦相劝，风铃一下子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遇到如此阻力，我原以为这场恋爱会就此结束。本来对风铃我就是有些利用的因素在里面，没付出多少感情，因此心中并不十分难过，依然按原来的步调继续我的生活。可没想到，风铃却是动了真情，就在我和她分别后的第15天，她竟然离家出走私奔到我的住处。那晚，当满脸泪痕的风铃一头撞进我的住处时，猝不及防的我惊呆了。

了。她一把抱住我，哽咽着说：“我背叛了我的父母，现在，我只属于你了。”

我没想到这个新加坡女孩的感情是那么强烈、迅猛。看着她一脸的坚定，我的心因激动而狂跳不止。一个如花似玉的新加坡女孩竟然会为我一个落魄的打工仔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这让我那早已被击得粉碎的自尊心在一瞬间拼接了起来，我紧紧地抱住了风铃。

当晚，我便和风铃住在了一起。为了怕她父母到学校找她，风铃停止了上课，一门心思在家里照顾我。在此期间，风铃打电话告诉她妈妈，她已和我住在了一起，希望家里人同意她的婚事，可她妈妈只是哭，没有放松半点口气。

就这样，和风铃的父母僵持了近两个月，爱女心切的父母终于同意我们结婚，并愿意出席我们的婚礼。

我的感情实在无法平静，两个女人都为我付出了太多的感情

我时时想到我的妻子，我们是同学，感情深厚，她在上海为我生了儿子，为我苦苦守着这个家，而我却要将她抛弃，顿时心里感到一种撕心裂肺的痛。可是风铃为了我不惜同家里决裂，我又怎能不接受她的感情呢？在痛苦中，我终于还是选择了风铃。

为了使自己的心理能平衡，在给妻子寄去《离婚协议书》的同时，我把几年来所有的积蓄委托父母给妻子买了一套高级商品房，让她和儿子住，以减轻我的罪过。办完这一切，我如释重负，对自己说，让以前那一段生活翻过去吧，让我在新加坡同一个新加坡好女孩重新开始吧。

1999年5月，我和风铃在新加坡举行了婚礼，开始了新的生活。新婚是幸福的，我们在市中心租了一间很小的房子。我改邪归正，放弃了所有不正当的挣钱业务，每天出去打些零工，大都是给人送饭之类的工作，虽然辛苦，但我心里是踏实甜蜜的。

2000年3月，我和风铃的女儿降生了。但我身上的压力加重了，

工作量也加大了，我们渐渐有了一点积蓄。不久，我同一个新加坡人合伙开了一家中国餐馆，起名为“长城饭店”。两人合开一段时间后，那个新加坡人觉得开饭店比搞房屋建筑挣钱少，就撤走了投入的8万美金的股份，这对我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我四方奔走，好不容易贷了一笔款，才使饭店正常运转起来。为了帮我，风铃不得不到店里做我的助手，我只好把女儿送回国内我父母处。

半年后，长城饭店经过夫妻俩的辛苦经营，生意相当不错，每月可以挣到2万美金。我松了一口气，想着该好好休息一段时间了，便计划着和风铃一起出去度假。

但风铃思女心切，非要去中国看女儿，她还计划在中国住两个月，一来好好陪陪女儿，二来想和公婆在一起多待些日子。可我不愿回国，我怕遇见前妻，勾起伤心事。我极力说服风铃别去中国，但她去意已定。没办法，我只好借口店里忙，让她一个人去了。

没想到风铃这次中国之行对我来说是一次致命的打击。她在我家翻到一张我父母珍藏的全家福，那上面有我的前妻和儿子。在她的逼问下，我的父母只好向她和盘托出我和前妻的过去。深受打击的风铃还专门找我的前妻证实了一切，两个女人交谈了一夜，哭了一夜。

我不知道我生命中的两个女人在一起谈了些什么，但风铃回到新加坡后像变了个人似的。她不再是那个满身洋溢着热情、惹人疼爱的小美人，而成了一头时时准备发怒的小母狮。她总是质问我，为什么要抛弃那么好的妻子和儿子？她还责骂我是骗子，是负心郎。有一次，我实在忍无可忍，狠狠地揍了她一顿。有了第一次，就有了第二次、第三次。我心里尚存的那一丝丝温情，就这样在打打闹闹中飘飞得一丝不剩了。

不久，风铃离家出走了，任凭我怎么劝都不能使她回心转意。我在家痛哭了一整夜。

如同那年冬天我跪倒在那个小平头面前一样，今天的我再次伤

痕累累。

今年4月19日,在新加坡一家法院,我和风铃平静地办理了离婚手续。尽管我获得了大部分财产和对女儿的监护权,但不知为什么,我的心里沉甸甸的。从法院出来,风铃泪眼婆娑地请求我把女儿接回新加坡,让她有机会见女儿。我摇摇头语气坚决地说:“我在新加坡已是一个错误,我永远不会让女儿来新加坡,她应该生活在中国。”风铃哀怨地看了我一眼,伤心地离去了。

3个月后,我听说风铃已经和一个大款结婚了,据说那个大款是一个很有名的建筑商。我想她一定不会和他有什么感情,因为就在他结婚时我收到了她的一封信:

我结婚了,当然是个错,我经历了女人该经历的爱情,我现在的选择是为了我的女儿的将来。你赶快将她送到这里吧!她需要母爱。

风铃

我和她最后为了女儿不得不见了一面,我们谈妥了等女儿10岁后再将她送到新加坡来。她听了只是感叹,看得出她很伤感,也丝毫没有当新娘的快乐。我为她心痛。我知道自己的错,但又是那么无奈,我欠她太多了!男人有时感情是很脆弱的,当我离她而去时,竟然掉了眼泪。

今年9月,我只身回到上海。因为上海是我的故乡,有我的儿女,还有我的梦想。

所幸的是,我在上海很快找到了工作,我在上海浦东外高桥保税区的服务公司有了一份很稳定的工作。想到6年前的孤独奋斗,我感到非常不易,非常艰辛。我要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好好培养我的儿女,这就是我全部的快乐。

青春的履痕

笑 丫

1994年春天,谢思仪从天津自费远赴新加坡。

无论从荧屏上还是在画报中,思仪都极向往狮城那一片晴空下的新奇,她以为自己漂洋过海一踏上异域的疆土,就可以实现自己一直渴求的梦想。

Cash (金钱), Car (汽车), Condominium (公寓), Credit cards (信用卡), Career (事业), 这五个大C,组合成了新加坡时下最流行的梦想。梦想总是美丽和充满幻觉的,然而更多的时候,能够成真的梦想也许只是遐思中极小的一部分。

同千千万万个狮城人一样,思仪也在孜孜不倦地追逐着自己的梦想,眼下,她连一个C都还没有。

初到狮城,思仪举目无亲,甚至连住的地方都成问题,新加坡寸土寸金早已是不争的事实。

在一个旧日朋友的帮助下,思仪终于到了一家发廊工作,并暂住在那里。

当时,那个给她介绍工作的新加坡朋友就曾直言不讳地对她说:“你人长得蛮漂亮,可惜学历太低,去发廊上班是因为还有可能

17